



# 新年三愿

□朱铁志

老话说,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”每年如此,今年亦同。可见一个“复”字,表明所谓“新”,不过是“新”与“不新”、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反复轮回、更迭变换而已。不论对国家社会而言,还是对公民个人而言,总是处在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、“新”与“不新”之间。“变”的是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形势,“不变”的是已经选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、理论、制度;“变”的是每年需要面对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任务,“不变”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对民生改善的期许、对反腐倡廉的坚持。“不新”的是“年年岁岁花相似”,“新”的是“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

朱某有三愿,愿与君共勉:一愿反腐倡廉高歌猛进,民生改善成效显著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伊始,就高举起反腐倡廉的大旗,一方面,老虎苍蝇一起打,其态度之坚决、声势之浩大、效果之显著,有目共睹;另一方面,鲜明提出“八项规定”,坚决反对

“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”,铁腕抓党建,利器治作风,一度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得以遏制,党和政府的形象得到改善。新的一年,愿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,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。与此同时,愿乘全面深化改革、依法治国的东风,着力改善民生,将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住房、养老、保险等一系列涉及普通百姓生活的各项事业推向新阶段,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,共享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。只有将反腐倡廉和改善民生两手一起抓,一起见成效,才能从根本上提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,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。

二愿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,有效传播深入人心。干什么吆喝什么。作为媒体人,几十年来我们伴随传统媒体学习、成长、实现人生价值,感受传播正能量所带来的成功与荣耀。但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,随着手机等移动终

端的裂变式膨胀,传统媒体正经受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。互联网以其“海量信息、实时更新、双向互动”的鲜明特点,正悄然改变和消解传统媒体“居高临下、单向灌输、行政推广”的简单做法,悄然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、工作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。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获取资讯、通达社情、了解民意,传统的报刊杂志有被日益边缘化的倾向,其发行量和广告量双下降,已成不争的事实。在此情况下,唯有解放思想,突破藩篱,洗心革面,超越自我,大胆使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移动互联网、4G技术、微博、微信、微视等新技术、新应用,彻底改变传统的用人体制机制,打造集文字、声频、视频等各项技术于一身的全媒体编辑记者,才能跟上这一波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浪潮,彻底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、渠道、平台、经营、管理等方面的全面融合,实现思想理论和各类健康资讯的有效传播。

三愿保持定力、种好心田、潜心事业,有所收获。互

网时代是资讯极度膨胀、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的时代,同时也是喧嚣浮躁、浅尝辄止、浮光掠影、泡沫迭出的时代。人们发明了互联网,尽享其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无限便利,同时也深深地为互联网所裹挟、所奴役、所压迫,自觉不自觉地异化为它的奴隶。从家里的电视,到单位的电脑,再到无时不有、无处不在的手机,当代人基本生活在“三屏”之中,疏远了亲情,淡漠了友情,荒芜了人情,甚至消解了事业,荒废了工作,撕裂了学习。我们貌似什么都知道,其实什么也不懂。“渊博”的表象背后,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浅薄的“知道分子”,绝非真正的“知识分子”。所以我愿与朋友们共勉:享受网络手机,获取必要资讯,但决不做网络手机的奴隶。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学习上,用在精读深研学术著作和真问题上。做一个表面未必“渊博”,但确实对某些问题有所了解、有所体会、有所发现、有所创造的实在人。

(本文作者为《求是》杂志副总编辑)

碎碎念

## 我不赞赏“工作狂”

□宋志坚

工作本不必“狂”。只要有章可循,有条不紊,分工明确,各司其职,哪里用得着你动辄“工作狂”?工作之余,该干吗就干吗去。除非你总是以为只有自己才行,别人都是窝囊废,因此事事包揽,处处插手,不属你管的事,也要没来由地瞎操心乱起劲。只要轻重缓急,心中有数,抓大放小,思路清晰,又何须你“不顾身体,不顾家庭”?你的身体,你的家庭,该你顾的还得你顾,别人取代不了。除非根本就不知道关键是什么,重点在哪里,牵牛不牵牛鼻子却去钻牛角尖抓牛尾巴。

“文武之道,一张一弛”,这话出自《礼记》。可以理解为宽严有度,也可以理解为劳逸结合。“弛而不张”不行,“弛而不张,文武弗为”这叫不作为;“张而不弛”不行,“张而不弛,文武弗能”这叫乱作为。毛泽东曾引用过《礼记》中的这句话,他就不赞成老是处在“张”的状态,因为这不

容易使人“清醒起来”。工作也不能“狂”。无论哪个行业或哪条战线的工作,都有其自身的规律,遵从规律,顺其自然,就能四两拨千斤,事半功倍,以至于治国若烹小鲜。工作“狂”了,就容易乱捣鼓,劳折腾。只要四两的力气就能拨动千斤的,你硬要把吃奶的力气全都压上,不仅于事无补,弄不好还会把事情搞砸。只要几百几十甚至几个人管的事情,你硬要调动千军万马,还不乱成一锅粥?有许多会其实是

不必开的,往往越开越繁;有许多事其实是不必管的,往往越管越乱。某些像拉链一般拉开了合拢,合拢了又拉开的城市建设,就是这样捣鼓出来的;许多拆了又建,建了又拆的重复劳动,就是这样折腾起来的。喜欢“连轴转”的“工作狂”,却总是乐此不疲。为了那些本来不必开的会,不但自己“白加黑,五加二”,还要别人跟着“连轴转”;为了那种本来不必管的事,不但自己“不顾身体”,还要别人陪着“不顾家庭”,久而久之,哪能让人心悦诚服而不怨声载道?



听到过这样一个口号,叫做“白加黑,五加二,大于 $\times$ 天,实现 $\times$ 经济跨越式发展”。此可谓典型的“工作狂”语言。对于这种口号,我实在不以为然——“跨越式发展”不就是“大跃进”吗?“大于 $\times$ 天”不就是“短期行为”吗?“不论这个 $\times$ 天”是怎么计算的,这种“大于 $\times$ 天”就能“实现”的“跨越式发展”,都极易违背客观经济规律。

用老子的话说,这叫做“企者不立,跨者不行”。“白加黑,五加二”这个口号,最早是某大型活动的志愿者提出来的,属于“特定期”,出于志愿者的“志愿”。将它转为常态,变成对于“广大干群”的行政要求,不仅违反劳动法,而且侵犯基本人权。我认定当年将每周一个休息日改为“双休日”,且一直实行至今有其科学依据,也就更有理由怀疑如今某些“工作狂”的“白加黑,五加二”之虚张声势。

总而言之,我不欣赏“工作狂”,当然也不想当鲁迅笔下的“衍太太”,明知这种“工作狂”之于己无利于人无益于事无补,却还要口是心非地称赞并鼓动别人去当“工作狂”。

(本文作者为作家、编审)

名家言

## “物困”之惑

□戴永夏

故乡有座凤凰山,山上有块“抱碗石”。该石高可数丈,奇崛兀立。近看,酷似一老人,五官皆俱,轮廓分明。阳光照射下,“金碗”闪闪发光,而“老人”却骨瘦如柴,面容悲戚……传说很久以前,有一老农,终日辛勤劳作,日子过得也殷实。有一次,他在田间刨地时,意外地刨出一只金碗。他大喜过望,忙扔下农具,兴高采烈地把金碗抱回家。从此以后,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只金碗里,白天怕人看,夜里怕人偷,放在屋里怕招贼,埋到地下又怕盗掘。最后干脆将金碗抱在怀里,与之形影不离。这样一来,他终日足不出户,无心种田,结果田园荒芜了,庄稼绝产了,他也在粮断草尽中抱着金碗活活饿死……他死后,就变成这块大石头,风雨千万年,栖身荒山中,只能用其形体语言来诉说自己的“悲剧人生”……

这传说尽管离奇荒诞,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,饱含警世哲理。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人,或为财迷,或被物困,执迷其中,难以自拔。他们在为之痴迷的“爱物”上耗尽了心血,结果却反被其累,反受其害,

忧愁烦恼一世,以至于毁了一生。

世界上像农夫一样为物所困的人固然很多,但能及时觉醒、走出困境的也不乏其人。我听说过一个“紫砂壶”的故事,就很值得称道——

有一个老铁匠,专以卖拴狗链子为生。每天,他将铁链摆在门外,自己躺在门里的躺椅上,一边听着收音机,一边悠然自得地品着紫砂壶里的香茶。他每天的收入,正够喝茶、吃饭的。虽然并不富裕,但他过得无忧无虑、有滋有味。

一天,一个文物贩子路过这里,偶然看到他身旁的那把紫砂壶——古朴雅致,紫黑如墨,绝非凡品。再仔细看,只见壶嘴处还印着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印章,更证明这是件价值连城的“珍宝”。于是他出10万元的高价要买这把壶。老铁匠一听这个数字,大吃一惊。壶虽没卖,但他心里再也难以平静。没想到这把用了几十年的普通茶壶,竟会是一件珍宝!从此,这把壶让他牵肠挂肚,提心吊胆。过去他躺在椅子上,都是随意把壶放在小桌上。现在又怕碰了又怕摔了,壶放在哪里都不放心,眼睛时刻不离左右,这让他很不舒服。特别让他难以容忍的是,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茶壶后,便蜂拥而来,

有的向他讨要其他宝贝,有的向他借钱,还有的半夜三更来敲他的门,搅得他心力俱疲、寝食难安,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了……他终于明白,这一切烦恼、恐惧、不安,都来自这把紫砂壶!

当那个文物贩子带着20万元现金再次登门购壶时,老铁匠再也忍耐不住了。他招来左邻右舍,当着大家的面举起斧头,狠狠地向那把紫砂壶砸去……从此以后,“珍宝”没有了,再也没人来打扰他了,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他依旧卖他的拴狗链子,依旧悠闲地喝茶听戏,直到102岁那年,他依旧生活得幸福平安、快乐开心……

老铁匠一斧头砸碎“珍宝”,这种处理方法也许并不足取,但他那种不为物役、勇于摆脱物困的勇敢精神,却值得大赞特赞。

人生在世,奋斗的目标尽管很多,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应是心灵的安宁和生活的幸福。为此,必要的物质财富固不可少,但过多的财富会像人身上的赘肉一样,成为负担和累赘,从而损害了人们的心灵安宁和生活幸福,因而必须坚决抛弃,远离其害。农夫死抱着金碗不放,只能饿死山野;老铁匠砸碎紫砂壶,生活重归安宁幸福。这两个故事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摆脱物困

的重要。

当然,在这个物欲横流、“享乐第一”的喧嚣世界,要人们拒绝财富或珍宝恐怕比登天还难,关键是要对这些“身外之物”有个正确认识,能对其进行合理支配。比如有人把财富用来搞慈善事业,救助贫苦大众;也有人设立专项基金,把多余的钱财用来推动科学文化事业发展……这些都是摆脱物困,利国、利民也利己的明智之举,值得大力提倡。诚如著名散文家林清玄所言:“第一流的人物,不在于拥有多少物、拥有多少情,而在于能不能在旧物里找到新的启示,在旧情里找到新的智慧,进出无碍。万一不幸我们正在困局里,那么想一想:如果我只是一只蛹,即使我的茧是由黄金打造的,又有什么用呢?如果我是一只蝶,身上色彩缤纷,可以自在地飞翔,那么即使在野地的花间,也能够快乐地生活,又哪会在乎小小的茧呢?”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得更为形象:“鸟翼上系上黄金,就再也飞不远了”。是啊,“金茧”再美丽,对蝶蛹也是束缚;黄金再珍贵,系在鸟翼上也是枷锁。只有破除“金茧”,抛弃金枷,蝴蝶才能翩翩起舞,鸟儿才能自由飞翔。蝶如是,鸟如是,人又何尝不是?

(本文作者为作家、编审)